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游俠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六帖鉏魔不殺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

聶政自屠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秦相俠累
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以死

田光自刎

燕太子丹嘗質于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求為報秦王者其傅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
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馬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光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
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
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
下過太子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
刎而死

散財養士

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出身狗主

見忠臣

信陵竊符

見宮嬪

田仲喜劔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

朱家振貧

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虞卿周卮

見故人

千里爭死

史記季布弟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敬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

千乘送喪

史記雒陽有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其行大類魯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母死自遠方送喪益千乘

借交報仇

史記郭解軹人字翁伯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

帝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以軀借交報仇藏
命作奸剽攻不休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年長更折節
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其陰賊着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後為御史大夫公
孫弘議族之

借客報仇

漢朱雲字游少通賓客借客報仇

戴遵好施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王磐擁富

東漢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貫高對獄

綱目漢高祖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高祖箕踞慢易之趙相貫高

趙午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貫高等乃壁人于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于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晉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

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脰而死按赦張耳之子肱咽也不侵侵字猶言輕也

萬章却財

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侯以是服而稱之

自卧大牀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荆

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禮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當憂國
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與君
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
耶表大笑

自享大案

吳志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隲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

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

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祇取怨耳

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隲旌于外旌

愈恥之隲辭色自若身自享大案殺膳重沓而小盤飯

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殮致飽乃辭出旌

怒隲曰能忍此乎隲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

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聲聞梁楚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之厄聲聞梁楚之間按羽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名顯京師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人斂送葬錢至千萬以上涉悉讓還之行喪廬墓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已然諾

史記灌夫字仲孺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好任俠已
然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俠家累數十萬食客日數
十百人橫于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
濁灌氏族注云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喜縱橫

唐李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好施

椎埋為姦

漢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注云椎埋謂殺人而

埋之也

掠賣餉客

唐郭元振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
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悉驅惡少

唐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
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
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

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按盡爵曰醕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灌之也

徑揖羣盜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僦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
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
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嗟
咨曰真宰相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
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
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言語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唯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叙寒暄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又五代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通寒暄而已坐定則議論風生聽者忘倦

善叙名理

晉裴遐字叔道緯子也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

暢泠然若琴瑟知與不知無不嘆服

談論興廢

蜀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師事司馬徽之不事小名人莫之知徽之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論興廢移時忘倦

陳說古今

張天錫世雄涼州後以力弱詣京師聞王彌俊才美譽乃造焉既至見王風神清泠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

贊悉天錫訝服按天錫字公純張耳之後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姚萇攻沒涼州以天錫為侍中從堅至壽陽堅軍敗天錫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平子絕倒

晉衛玠字叔寶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言輒絕倒于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絕倒按平子王澄字

王導忘疲

世說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
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
語遂使人忘疲按士少祖約字

靡靡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漢
史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按

樂令樂廣也廣嘗為尚書令故云裴僕射名頥字逸民
茂先張華字安豐王戎字

霏霏不絕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
霏不絕

清談累日

晉潘京武陵人有機辨後舉秀才至洛與尚書令樂廣
清談累日廣嘆其才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

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為京所屈

飛談捲霧

晉韓伯字康伯殷浩之甥也勝氣籠霄飛談捲霧

口中雌黃

晉王衍善談老莊義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

唐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戴良字叔鸞遵之子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
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叔寶入真

衛叔寶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于酬對時友嘆曰衛君
不言言必入真

嘆美偉明

東漢符融字偉明在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嘆美

賞愛彥伯

謝太傅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後彥伯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按彥伯宏字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

侍中父勗臨汝令

言不虛妄

梁書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言極簡要

北史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

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選曹
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
積年後遇愔于路微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
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
待雲興四岳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
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公明要言

何尚書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

明共論易公明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
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謂善易而語不及
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應聲曰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按何晏字平叔管輅字公
明鄧颺字玄茂

僧鍾名對

高僧傳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永平
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

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
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為聲聞耶鍾
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臧否人物

齊盧詢祖才辯機敏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
未明過和士開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又
邢子才嘗戲盧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
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

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瞻又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按詢祖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祖爵也

整飾音辭

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按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言有次第

晉謝太傅一生語未嘗悞每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

言有頓挫

齊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時張思光音旨緩韻周彥倫辭致綺捷劉士章言吐有頓挫有風氣時人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按繪字士章

理致清遠

晉太保王祥卒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言乎

辭義清玄

南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

懸河瀉水

晉王衍曰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按象清字子玄

下坂走丸

唐張九齡字子壽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服其俊辯

不談糟粕

唐杜之松貞觀中為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先嚼沉麝

唐寧王每與賓客議論先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于席上

談論成句讀

唐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

咳吐成珠璣

宋王質字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

文談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
咳吐皆成珠璣

不出一語

宋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跡
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
別之客盛稱臨本為真才叔時在坐不出一語以辯笑
啓潞公曰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按才叔名蒼舒與黃山
谷遊

決以數言

宋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公以數言決之燦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喜談政事

宋蘓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一說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洞見肺肝

宋滕甫字元發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粉飾洞見肺肝

心神融暢

宋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嘗曰余昔雪中過范堯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辭氣和平

見丞相

勇敢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獵夫之勇也白刃相交視死如歸烈士之勇也

子路救患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景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
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子路曰由也願奮長戟盪三

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蟲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
曰勇士哉

周處除害

網目晉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
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
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
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
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砥行比及暮年

州府交辟

禮禡暴虎

鄭太叔段多才好勇能禮禡暴虎

空手搏熊

西京雜記廣陵王育有勇力嘗于文帝太子思賢苑別
圍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劫齊歸地

春秋時曹沫以勇力事魯莊為將齊魯盟于柯沫以七

首劫齊桓歸魯侵地戰國策曰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劫楚定盟

見使臣

擁盾直入

沛公謝羽鴻門因留飲范增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

入瞋目示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曰壯士賜以卮酒
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避卮酒安足辭

持刀大呼

唐廣平王收復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袒
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
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搏獨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
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蓄
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
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
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餽之二
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
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
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獨而再搏乳虎若接

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
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
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鼃銜左
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治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
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雀躍而出津人皆曰
河伯也若治子視之則大鼃之首也若治之功亦可以
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乃抽劍而起公孫
接田開彊曰吾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是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而治
獨生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亦反桃挈領而死
使者復命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截蛟

晉鄧遐澠水有蛟為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乃截
蛟數段而出

喪元荷戈

唐長安人花敬定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

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
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沅沙女語曰將軍無頭何以盥
為遂僵卧至今眉州東館鎮有花卿廟是也杜子美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鑿骨出鏃

唐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
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謂之飛豹

晉武帝時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

號曰飛虎

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推鋒陷陣出諸將軍之右軍中目為飛白虎

躍馬挺槍

唐秦王世民每見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

命秦叔寶往取之叔寶躍馬挺槍刺于萬眾中

立馬舞刀

唐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敵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敵大驚引去

威敵萬人

三國張飛雄壯威猛為世虎臣魏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

聲殞二盜

見治盜

憤擊建德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皆裂今王君
廓往擊竇建德李勣遇之至憤發大呼鼻耳流血其勇
何特古人哉

橫刺雄信

唐秦王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餘猝
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

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揮殺數人

唐關稜貌魁雄善用兩刀刀長一丈名曰陌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突入萬衆

唐肅宗時雍王适為元帥討史朝義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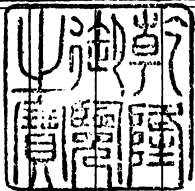
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
遂大敗

勇冠三軍

唐渾瑊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破賀魯部拔石堡城及
龍駒島其勇常冠三軍

氣雄萬夫

宋李顯忠字君錫紹興九年自夏歸宋屢立大功為中
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膂力

劉禹錫原力論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
威用之可以繫六羸而斷右臂

挾軼

左隱十一年鄭莊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潁考

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按子都即公孫閱鄭詩曰不見子都是也

投蓋

左莊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閱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焉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註云女公子子般妹也稷門魯南城門蓋覆也言犖能走而自

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言其勇力之甚也

抉門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伐偃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注云諸侯之士門焉謂諸侯之戰士見門開故攻其門也縣門發蓋縣門城門之捍條之以通上下此偃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也紇耶大夫叔梁紇仲尼之父也紇多力乃手抉舉縣門以出攻

門之士在門內者

扛鼎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後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又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伍員能舉千斤之鼎繞席三匝而顏色不變

負山

夸蛾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又項羽

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桀石

左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投入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注云桀擔也

貫弓三百斤

祭彤字次孫有勇力能貫弓三百斤光武拜遼東太守
卧鼓邊亭又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光武
拜虎牙將軍梁羊侃所用弓至千石馬上用六石弓

袖椎四十斤

魏公子無忌使侯生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
奪兵救趙又魏太祖時有典韋遷校尉軍中謠曰壯士
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五代楊行密為人長大有力
手舉百斤

撫梁易柱

皮日休鹿門隱書桀紂之君握鈎伸鐵撫梁易柱手格
熊羆走及虎兕

捲鐵舒鈎

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鈎

盪舟

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按奡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
羿爲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

背船

百家繪綿竹王俳優有氣力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

拔牛角

齊人孟賁能生拔牛角聞秦武王好力士往歸之過河
先其五船人人怒而以楫尅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
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
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况敢於
辱之乎又魏許褚字仲康禦寇乏糧以牛與賊易食賊
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以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不
敢取牛而走唐辛讜學詩書善擊劍有濟時之志少耕
於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

引觸竟折其角宋之問父令文有力絕人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撻令文直前拔其角折其脛殺之

裂兕革

秦紀惡來有力能手裂虎兕革按惡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擲三鈞石

野史羅穎膂力過人常擲弄石毬可三鈞又雜俎張芬曲藝過人力能舉七尺碑

號一谷柴

談苑武行德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岍又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中後至節帥

姦邪

書曰去邪勿疑揚子曰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楊興順指

漢元帝時周堪張猛為弘恭石顯所譖上無所取信時
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
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
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
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按光祿勳周堪也
斷斷忿嫉貌又爭辯也

王莽匿情

漢成帝時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獨
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勅
備常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
此

傅會五侯

漢婁護字君卿齊人也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護
豐辯傅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竒膳護乃合五侯

所餉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巧諛六郎

唐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每言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直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誣奏李固

東漢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疏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諂事劉騰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時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
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
便回曰卿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
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而去

指鹿為馬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

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指鳥為鸞

隋煬帝大業中李淵遣建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執郡丞高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

俛眉承睫

東漢靈帝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
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
謗

蓬首垢面

隋煬帝被突厥圍於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多
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
甲卧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心腹爪牙

東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
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昧充蝨蠹

陸贄奏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
穀之有蝨梁米之有蠹也

穢亂宮掖

南北朝齊主委任和士開以爲尚書令威權益盛太尉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請出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

傾危朝廷

唐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奏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何往日罰之而今日又賞之耶玄宗乃止

候拜賈謚

晉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下拜

營救伯仁

世說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知仲知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知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呼為趙鬼

齊后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王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芳樂王壽等殿皆趙鬼贊成之也

呼為郭尖

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搖頭轉目

唐中宗景龍四年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

盡矣

柔性佞心

唐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善養君欲

唐玄宗深居燕適沉蠱枉席主德衰矣李林甫善養君欲每有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巧中帝意

唐韋渠牟特用險巧以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上
心也

假子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或爲之假子一日
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
嘗之一舉而盡

乞兒

天寶遺事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
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
中矣

笑刀

唐永徽中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
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中有刀
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腹劍

時人皆謂李林甫甘言如蜜又謂其面有笑容而肚中
鑄劍也故曰口蜜腹劍

祈福代犧

易齋笑林武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祈福消災給事中
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
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郎中張元一畫
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加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省疾放雀

唐成敬竒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接遇

蠖屈鼠伏

唐文宗時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

蠅營狗苟

韓文公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宇文譽樹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
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首謝
國忠進禾

唐玄宗時大雨敗稼帝憂之楊國忠擇美禾以進曰雨
不爲災

海市

唐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
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時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其
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
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矣後果如其言
足恭全軀

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
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
軀

獻佞叩顙

五代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
留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善爲周旋

晉王導字茂弘只周旋人過一日嘗有坐客二十許人

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疑其
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
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羣胡皆笑四座
並歡

請視便液

唐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
弘霸獨後入憂見於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
重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自愈元忠大惡之

為奉溺器

張易之有寵宋之間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
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與朝隱所為甚至為易之奉
溺器

抱吮靴鼻

朝野僉載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
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褫服挽車

唐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

反袍為舞

唐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楊再思曰
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為
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

納賄改官

唐代宗朝陳少遊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
惡其道遠多瘴癘時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

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邀功賣友

唐中宗景龍四年崔日用與薛稷爭事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引用吉温

唐吉温性陰詭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李林甫引用之與羅希奭椎鍛詔獄相免為虐時號羅鉗

吉網公卿見者不敢耦語

附會輔國

唐肅宗乾元中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廢勅御史孫瑩中丞崔伯陽等鞫之俱無寃又使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等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真上怒叱之貶伯陽嶺南尉瑩貶播州

呼為聖米

唐杜佑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佑乃呼為聖米

上言瑞鹽

唐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上以為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蔣鎮馳驛檢驗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曰寶慶靈應池時池鹽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滉為之飾詐罔上識者醜之

兩足狐

唐中宗嗣聖中以張易之張昌宗作威福勅左右臺同鞫之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云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聖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九尾狐

宋陳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性奸諂人號九尾狐

貨賂貴倖

唐宣宗時王宰入朝以貨賂貴倖求使相領宣武周墀
上疏論之宰遂還鎮

財結權豪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左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
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虎出縣境

唐大厯中荊州馮希樂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

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虎出境昨初入縣
界見虎狼銜尾而去有頃村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
詰馮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犬噪山莊

見莊

媚檜改州

宋高宗紹興中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
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

我州何與而改之

交亶起獄

宋哲宗元祐中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
張璪奸邪便佞善窺上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
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
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姑事趙巫

見宗族

舅事仁浦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時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
仁浦爲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

楊志哭妃

南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哭之志
甚為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妻耳

程松獻妾

見樞密院又佞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

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為太尉濯足

仇池墨記太尉李憲用事士夫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亦嘗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為宰相拂鬚

宋寇萊公為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公鬚
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
大慙恨

無異廝僕

宋唐珣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廝僕薛向陳繹無異
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為安石鷹犬

共為鷹犬

宋理宗寶慶中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諡事史彌遠

家幹者萬昕所一日言真德秀可逐成大曰某若入臺
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
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
屈膝可憐

宋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
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云哀遲之大不覺屈膝侂胄憐
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用心不正

宋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
其所爲故天下並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
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似亦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
才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
以動人主帝默然

張洎附敏政

宋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

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也朕安可蹈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

以道附師成

朱語錄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餽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

獻畫日筆

五代蘇循獻大筆三十枝與李存勗謂之畫日筆存勗悅其佞遂登帝位

獻賣鼎詞

賈似道卧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
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材館騰考以第甲乙一
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調詞鑿語耳陳惟善有賣鼎詞
廖瑩中有木蘭花慢陸景思有甘州歌郭安居有聲聲
慢

上糖多令

宋史彌遠嘗作半閒亭每治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佞

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
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
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
公閒

撰福華編

宋廖瑩中字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
功

辯奸論

宋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
勸蘇明允與之遊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
辯奸論以譏之曰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
勝言哉

刺奸詩

后山詩話熙寧之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蘇
長公作刺奸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

邪又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
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

為刺史教婢

唐宋之憇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執笏日教婢
在簾外吟唱自如

為時宰彈人

倦遊錄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
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

謂時宰相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沮抑宗澤

宋高宗建炎初宗澤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二人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而死

謹事蔡京

宋何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

人蚩緣攀附致位三府亦已大幸而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蚩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洵武獻圖

宋徽宗建中靖國時鄧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必欲繼志述事行新法以利民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

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遜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焉凡以百數帝出示曾布布與洵武見異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兼侍講

安石食餌

宋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上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盞盛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旦上謂宰輔曰王

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五佞

陳有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也又宋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人目為五鬼

六賊

宋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蔡京時號為六賊

四凶

宋元豐末黃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

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屐即排擊之時謂之
四凶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十客

陸游避暑漫抄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
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劊刀爲
刺客李季以章醜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
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爲說客郭知運
以離婚爲逐客秦檜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懷

雞黍生芻號慟墓前其家人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獻笑取悅

宋徽宗宣和中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與王輔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譎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

病風喪心

宋寧宗時呂祖泰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欽州牢城收
管既至府尹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
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
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
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讒毀

讒毀小人之所為也其禍常加於君子故舜聖讒說
禹慮巧言湯懼匪彘武戒比德良有以也

誣德

左文十八年昔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

流言

周書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鬼蜮

詩小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此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也

萋菲

小雅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以刺幽王也注云萋菲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亂國

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覆邦

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鑠金

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風俗通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煨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也

浮石

陸賈新語衆口所毀浮石沈水

心害屈平

史記屈平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詞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廷毀周勃

史記孝文即位絳侯為丞相罷朝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方諸呂用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
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得釋絳侯
乃大與盎結交注云望怨也盎兄名噲清室漢書作請
室謂請罪之室也

趙高毀蒙氏

史記胡亥立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
之胡亥乃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殺蒙毅又遣使者之
陽周令蒙恬曰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乃吞藥自

殺

郭開毀廉頗

趙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爲將頗怒攻之
遂出奔魏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按三遺矢謂
數起便也矢一作屎

詭勝嫉鄒陽

史記鄒陽者齊人也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陽惡之
梁孝王怒下之吏

絳灌短賈誼

史記云孝文帝初即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
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
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宣仲讚申侯

左僖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夏鄭殺申侯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注云宣仲即濤塗賜城即僖公四年齊桓賜申侯之虎牢也

宰嚭讒伍員

吳太宰嚭與伍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
鞅怨望吳王乃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

書謗樂羊

樂羊子爲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
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
大王終不信故臣得拔中山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

文致北海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粹承旨文致孔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人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言融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襴衡言論放蕩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爲顏淵復生

虛誣李固

東漢順帝時諸除官多不以次及李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輩怨固又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遂策免之

盛毀班超

東漢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因上書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諧望之專權

漢蕭望之字長倩與史高弘恭石顯忤元帝初即位恭顯奏望之潛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飲鴆自殺

誣李膺爲黨

東漢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遂教子弟殺人河南尹李膺收捕案殺之弟子牢脩因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獄

遂起

共諧楊震

東漢安帝朝樊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太尉楊震上
疏言轉切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諧震云自趙
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震為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
乃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
陽亭飲酖而卒

數讒仲堪

世說王緒數讒殷荊州仲堪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于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于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質趙被讒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

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伐韓被讒

秦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遂拔之後武王崩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遂得罪出奔齊

上書諧馬援

東漢初援在交趾嘗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寶後援卒有上書譖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帑懼不敢以喪還詣闕請罪書六上然後得歸葬

用計毀裴度

唐憲宗朝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鏹之黨陰擠之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寶曆中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置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

度因求入朝李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上天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忌才阻王珣

世說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

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託疾出張說

唐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

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

因詞讒李白

唐明皇興慶池東沉香亭前牡丹盛開上乘照夜白貴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命立進清平調三篇白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賦成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子弟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

以歌妃子持玻璃蓋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然高力士終以脫靴
為恥異日妃子復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
深入骨髓何反拳拳於是詩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子深然之
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議號譖崔羣

唐憲宗紀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鏗欲增孝德字同平

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罇乃諧曰羣於陛下
惜孝德二字上怒時罇給邊軍賞賜不可得軍欲為亂
罇密言於上曰邊賜如舊人情忽如此由羣鼓煽將以
賣直歸怨於上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

諧出徐摛

梁徐摛字士秀武帝時寵遇日隆朱异忌之乘間白帝
曰摛年老愛泉石帝謂摛真欲之乃謂新安大好山水
卿為我卧治此郡乃出為新安太守

諧貶居易

唐白居易為贊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墜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謂其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盧杞陷楊炎

唐玄宗時蕭嵩家廟臨曲江上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及德宗時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欲陷炎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命徙之炎有異志復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使護送縊殺之

鄭顥謗敏中

唐宣宗以党項未平以白敏中為都統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壻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至是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乃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諧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

輕侮被譖

初宋祖為周將張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祖中弩矢死而復蘇宋祖即位擢殿前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得幸於上瓊挾功輕侮之二人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上召瓊面訊之不伏上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錐擊其首血流氣未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遺母即自殺

剛勁被讒

宋楊億以文擅名天下然性剛勁寡合有惡之者每以
事譖之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既見賜茶從
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跡乎皆
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
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
宗好文眷顧大年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譖踈寇準

見貶謫

排斥安仁

宋真宗議立劉德妃爲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上雖不悅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嘗思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誣貸息錢

宋至和中帝數欲大用吳育而諫官或誣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州

誣販蘇木

宋熙寧二年上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曰軾非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其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蘇軾作賈誼論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歐陽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而軾欲附麗修乃作論排望之其論都無理遭父喪韓琦等

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陛下欲變風俗息邪
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
用又元豐中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
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
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咏檜詩云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
天軾以為不已知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
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珪語塞

章惇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嘲謔

以言相調曰嘲以言相戲曰謔

晏子諷楚

齊晏子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

入賓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淳于諷齊

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婁滿篝污邪滿車五穀

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於是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戲其口吃

世說魏鄧艾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中草吏又語稱
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
兮故是一鳳

戲其齒虧

劉昭幼童傳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戲之曰君口中何

為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無犬為蜀

蜀張奉使至吳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闕澤澤不能答薛
綜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橫月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
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
笑而奉無對

近犬便狂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曰有言則誣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

偷狗賦

宋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烹寺犬食之僧戲謂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滕賦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

頭一作馮當世

換羊書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鶩字近日韓宗儒性
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
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
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藝眉樹鬚

李庶魏大司農諧之子生而天閭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按庶無鬚髯故人謂之天閭

惜命括囊

宋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復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

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忠臣大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
忠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
道弘濶臀

啟顏錄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濶李勣戲謂之
曰封道弘汝臀要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丈夫牽船

裴啟期語林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
櫓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和杼而操櫓嫗答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
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
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史職彌猴騎士
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子瑜面長

吳諸葛恪字元遜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阮孚貌禿

後魏阮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

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掌大笑

仲堪眇目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
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
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輓轡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
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
目故也

張裕饒鬚

三國劉璋從事張裕饒鬚先主在璋坐朝之曰昔吾居
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
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
君以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又秦少游在東坡坐中
或調少游多鬚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
須也

祖廣縮頭

續世說祖廣字淵度仕至護軍長史行常縮頭詣桓南
郡始下車桓謂曰天甚晴明祖叅軍如從屋漏下來

伯茂聾耳

談數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
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
萊山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蓬萊反語裴聾故以戲之

面病鼠癩

琅琊有一姓諸葛者面病鼠癩劉真長見之嘆曰鼠乃復窟穴人面耶

鬚如蝟毛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戲責之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鳳將九子

見著作

羊將兩羔

劉寶字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稗草中食見一姬將兩兒
過竝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姬答曰兩豬共一槽
宴會相嘲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
杭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
朗昔未可折而折如名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地名相戲

晉習鑿與孫興公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

習參軍共語孫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習曰薄伐獫狁
至於太原蓋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青箱白麓

釋寶淵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
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
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不然此乃打狗杖耳按寶淵
本姓陳巴里閩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
寺酷好蒲撲使酒挾氣師僧旻曉喻反以為讐因爾改

圖復從智藏採撫先業自建講筵

利錐鈍槌

晉鍾雅字彥胄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貌短相狎

劉宋何尚之與嚴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一日同遊太子西苑延

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以為似延年
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年老被謔

白樂天嘗言牛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
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
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
仰酒漿眼着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思黯復詩曰不是道
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顛倒衣裳

邊讓字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
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
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驅使草木

世說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展甥也聞之曰
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伍伯市魁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奸佞欲遠之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一日充宴朝士純獨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為伍伯者充之先有為市魁者因以相譏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洵洵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

下爲之洵洵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克慙怒上表解職純
懼自劾免官

精騎羸卒

北史孫搴字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劭謂之
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戲爭氏族

見宗族

嗤鄙文學

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
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答云既有寒木又發春
花可乎席不能屈

短尾貂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強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江表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公甚稱之
當大會溫使司馬刁彛嘲之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曰
卿是韓盧後桓溫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

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為貂也
桓公大笑一坐嘆以為佳

秃角犀

唐杜棕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
風哀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陳屍行殯

晉袁崧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好之乃文其辭句婉
其節奏酣醉便歌聽者流涕又作挽歌出遊令左右唱

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謂張湛屋下陳屍袁崧道
上行殯

惹踢招拳

唐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
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謂平生不出頭歸氏
子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
團間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幾爲傖鬼

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
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莫近禁嚮

晉謝混少有美譽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
子壻但如劉真卿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
纔小富貴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
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御
莫近禁嚮混後尚主襲父爵按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

罄每得一狔以為珍美而項上一鬻尤美羣下未敢食
輒以薦帝於是呼為禁鬻故珣因以為戲

土地捲來

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人
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來此
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河神扶出

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
士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土大喜曰
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
耳

荀陸會坐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以其
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
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

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
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按荀隱字鳴鶴潁川
人祖昕父岳

楊牛退朝

隋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
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嘲蜀風俗

蜀張裔字君嗣在益州為雍閩所縛送孫權武侯遣鄧

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
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
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
賢於買臣之妻蓋買臣吳人故裔言之

笑侯言音

唐侯思正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
屠思正謂同列曰今日斷屠宰圭誅虞縷泥不得詰蓋
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泥喫云詰也侍御

崔獻可笑之思正以聞武后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以其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徐肺沈脾

語林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飧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李日方口

見醜男

忽瘦忽肥

晉庾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何癡何狂

劉宋沈昭畧字茂隆武康人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笑曰瘦既勝肥狂又勝癡

小草

見隱士

弱條

見侍御史

袁羊遺狂

晉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調云角枕繁
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明帝女公主見袁詩不平曰袁
羊古之遺狂

文潛佳謔

宋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金紫色
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
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爲姓安
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爲賈御史彈不當授
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
者以爲佳謔

沐猴冠

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按沐猴獼猴也雖着人衣冠心不類人久着之即欲褫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

麒麟植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植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龐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於是

嘲屏牆

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贖於彥博稱解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立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拔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嘲池亭

唐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為詩嘲之

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魏蝴蝶

北齊魏收字伯起在洛時折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輕薄人號為驚蝴蝶

鄭鷓鴣

宋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

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爲梅河豚也

被凍蠅

唐蘇味道高奩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
一曰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
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着熱狗

唐狄梁公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
成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着

熱狗也

口正心邪

唐主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
耶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喙長手重

唐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
長三尺判事手重千斤

刑于寡妻

謝吏部郎朏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敘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耳許為長史

劉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戲樂天乞馬

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
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
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逐東山
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嘲懿宗騎豬

唐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
戎畏懦而返張元一為左司郎中善滑稽嘲之曰長弓

短度箭蜀馬臨高蹕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
著賊騎猪向南趨則天未曉其義曰懿宗無馬耶元一
日騎猪火豕也則天大笑

郝隆蠻語

見幕官

莘老鄉音

黃魯直與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魯直治珍味
劉性朴厚嘗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魯直不樂其簡

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
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豎黃云禾女委鬼
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其聲
大似來日喫蒸餅之語一坐皆笑劉不樂

諂道佞佛

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萬云二郗
諂於道二何佞於佛按二郗惜與弟曇也二何克與弟
準也

說法湊氣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爲一社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嘴關時呂惠卿爲京東察訪資貌清瘦語言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爲七字曰說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彌年不能對一日邵堯因殿上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髯人目爲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盡爲糞粉

戲崔正熊

晉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按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
府丞嘗作古今註

戲陸彥深

陸澄字彥深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
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麥姓爲戲

隋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因
朝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
那忽致怪威赧然無以應之又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
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
曰先生之姓是春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藥名爲戲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曰坐中各要一
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

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
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戲嘲形狀

唐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埋肩
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
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
殊不畏皇后耶又宋晏元獻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
亢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琪

常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戲嘲年紀

見探花

戲尊者名

劉宋王或子絢年五六歲念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蓋草翁諱尚之必舅諱尚之子

偃也

揜言者口

宋劉貢父放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曰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蹊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詩戲任谷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
師訪問知已有朝官贈詩曰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
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字戲壯輿

宋劉恕字原道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子義仲字壯輿亦
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
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被扇遭釘

南唐野史寇豹謝觀同在崔喬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為
設祖席席上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
上白獐圖即答曰白獐遭釘釘在門

著飯喫衣

蘇東坡滑稽帖貧家夜卧以藁薦作被小兒子不曉事
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
彼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貧人出見客而薦草掛鬚上

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
又貧家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
細研如粉酒煮麵糊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
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
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
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着飯之說曰夜
寒蓋薦豈非着飯也耶

村老饋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未孚甲有村老方立春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處士種胡荽

湘山野錄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話

則曰宜撒胡婁一巡

木履楦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天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杖鼓鞞

后山叢談蘇子瞻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其久以此奉待公昔聞撫州出杖鼓鞞撫人保之已數世矣淮南豪子不遠千里厚價求售擊之

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乃
熟視嘆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用歇後語

有頑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已田為主者執赴到官伏
罪其罪狀云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
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其不識始制文今來
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求得効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王怪問之對曰臣不幸
稚子有疾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服之即愈
遂索以賜艾子拜賜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
憂甚戚王問知其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助
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
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王亦大笑

書語相戲

隋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

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
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田何敢死又因話錄
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峴侯見
之南仲以峴為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大
祠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
皆曰不知問峴知之乎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
而大笑一說是陳亞事

詩句相嘲

宋王介性輕率言語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
荆公以詩送之曰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
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
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
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捏佛陀僧

唐張林奏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廢寺見銀佛

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温庭筠遽曰好對客
陀僧

垂魚釣鰲

泊宅編關灑子容為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巾過
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朝士疑為
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曰
某之官皇帝騎牛低釣鰲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
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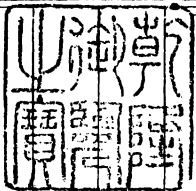
墜馬

石曼卿嘗出外御者失韉馬驚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移魚

宋李章姑蘇人赴隣人小集主人素鄙陋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於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不知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

章即引手取主人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揮今日左邊之
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飲而笑終席乃已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九